

母系家谱

● 张石山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白系家谱

张石山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母系家谱

张石山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25印张 3插页 295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750册

ISBN 7-5059-0251-2/I·149 定价：3.95元



作者小传

张石山，男，1947年10月生于太原。幼年曾在家乡山西孟县红崖底村读小学。1960年在太原读中学。1966年高中毕业。1968年应征入伍。1970年复员回太原机车车辆厂当机车司炉，挥锹烧火八年。1978年调入省作协机关刊物任小说编辑。

1973年开始学习文学创作，并发表小说。1980年有短篇小说《赆柄韩宝山》幸获全国优秀小说奖。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《单身汉的乐趣》等两部。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1984年入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读书深造，后又转插北京大学作家班。现任《山西文学》主编。

G02 35/34

作者小传

张石山，男，1947年10月生于太原。幼年曾在家乡山西孟县红崖底村读小学。1960年在太原读中学。1966年高中毕业。1968年应征入伍。1970年复员回太原机车车辆厂当机车司炉，挥锹烧火八年。1978年调入省作协机关刊物任小说编辑。

1973年开始学习文学创作，并发表小说。1980年有短篇小说《蹶柄韩宝山》幸获全国优秀小说奖。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《单身汉的乐趣》等两部。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1984年入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读书深造，后又转插北京大学作家班。现任《山西文学》主编。

目 录

血泪草台班.....	1
母系家谱.....	100
一百单八磴.....	161
长长的坡.....	193
深山里的螺号.....	286
含玉儿.....	309
根 基.....	330
大道上荡起了一路烟尘.....	349
人与狼的故事.....	363
三件消遣品.....	383
一块雪糕.....	395
雀儿柏方桌.....	397

血泪草台班

1 有一出很著名的戏，《八义图》。和《一捧雪》、《二度梅》、《七人贤》、《九件衣》等剧目排在十大传统剧目之列。这《八义图》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忠良之后赵氏孤儿，被八名义士“藏孤”“救孤”，最终诛灭奸贼屠岸贾，昭雪冤狱而皆大欢喜的故事。这个奸贼屠岸贾在我们家乡一带，妇孺皆知。几乎是和“白脸曹操”差不多广为运用的一个“共名”。屠岸贾的“贾”读作商贾之贾，这我上学读书之前就已晓得。因为看过那出戏。

屠岸贾追杀孤儿赵武，不遗余力。幸有“程婴舍子”、“杵臼舍生”，赵武才在深山藏身一十五载，逃出劫难。赵武藏身之地叫“藏山”。山在我们家乡县城北约三十里之遥。山因而得名。春秋时期，我们家乡一带曾封建有一诸侯国，是为仇犹国。所以，那藏山古庙有一道牌坊上大书曰：仇犹胜境。

藏山庙供着那孤儿的神位，神的名号叫做“大王爷”。那庙便也称作大王庙。大王庙的庙会在阴历四月十五。庙会上要给大王爷唱戏，唱的就是《八义图》。据说，那出演屠岸贾的角儿要特别给大王爷单独叩头上香，不然就会在戏台上当场七窍流血，一命呜呼。是否果有其事，不得而知。反正老百姓们

信。说：“大王爷？那可是灵验！要不你叫那戏子们不烧香磕头试试看！吓不死他！”

这样的迷信说法不一而足。比方还 有关帝庙五月十三唱戏。关帝就是关老爷。百姓们更尊称为“老爷”，哪个还敢直呼老爷的姓氏？老爷五月十三要磨刀，自然是磨他的赫赫有名的青龙偃月刀。这一天，要下“磨刀雨”。我留心过几年，还真要下那么几滴。也不知这是和哪一种自然规律巧合了的。给老爷唱戏，唱的是《白马坡》、《古城会》、《千里走单骑》、《水淹七军》之类。老爷威风使尽，好马快刀，杀人如砍瓜切菜。至于《走麦城》，那是万万唱不得！谁个敢唱，当下人头就要落地。落地之后，那人头还要连连认罪，眉眼胡须乱动。戏台下当场吓死数十口，天上还要落冰雹。雹子碗口大，砸得死耕牛。谁见过？谁也没有。没有见过，所以才愈令人觉怕。

早年间，我们那个县有七八个戏班子，庙会大集紧着赶来赶去地给大王和老爷们唱。老百姓还说是“七紧八不紧”。——现在县里只有两个剧团，灯光布景的好排场，偏偏演员们开不了资。算一件咄咄怪事。

除了集市庙会，哪个村里收成好啦，考中一名秀才啦，祈雨啦，暴雨成灾啦，也要请戏班子来唱戏。祈雨唱戏好解，遭灾唱戏就比较古怪。说是不唱，怕来年灾害更大更凶！这样的临时唱戏，要现搭戏台，动用许多杉杆梢板之类。这样的戏叫“野台子戏”，唱野台子戏的戏班就叫“草台班”。草台班也有好把式。没戏园子没围墙，更没有什么麦克风。著名的“铜元红”、老百姓呢称为“叫驴红”的，顶风都能唱出四里地去。

再除外，差不多村村落落的老百姓，还有自己的戏班子。

比方我们青石沟，不过百十户人家，群众文艺团体就有高跷班、八音会，铁棍伙子旱船队。抗日战争以来，更增加了扭秧歌的和打霸王鞭的。诸团体之上，比这些街头杂耍更正规的，还有一个戏班。戏班自然是业余的，家什行头也很差。外村人编了顺口溜说：

青石沟的戏，不洋气，
一对靴子来回替。
簌箕舌头纱帽翅，
腰围玉带箩头系。

.....

但这样的戏班，逢年过节，收秋打夏已毕，便要扮一出出戏文来唱。外村人却也要来观看，甚至荒僻一点的山庄窝铺还要来请。于是，我们村的戏班就有了点身价。不知外人如何评说，本村老者就自卖自夸：

咱村的戏班子，好歹也抵得上一个草台班！

台有台柱，班有班桩。我记事那阵儿，我们那个草台班里，男角儿数应虎，坤角儿数小艾。唱得都挺红。

2 小艾是我一个远房九叔的老婆。我称她九婶。

九叔是只糊油罐。也识数儿，能数得清指头；也能分出大小，认得七叔六大伯。可是人们都说他脑袋不灵。上村西山坡去砍柴，砍好柴他扛上柴捆儿继续往西去回村。扛出去二十五里地，肚子实在饿了，这才停下问路：

“老叔！这儿离青石沟还有多远？我咋就走不到村边儿上

哩？”

抗战时期，八路军向庄子上要兵员。村干部们就好几次送他进部队。一来他好糊弄，三句好话高帽儿一戴，他就拍胸脯：打日本，除汉奸，咱不向前谁向前！二来进部队不出三天，人家就打发他回村。扒了军装军鞋，给他一个路条三斤米票。村里征兵任务就算完成。进过六七回部队，出操他老“顺拐”，弄得一支队伍笑倒半支。叫他练劈刺，他拿一杆三八式当镢头抡。枪把儿抡自己头上敲得夹青夹紫。喊口令叫“一二三——四”倒是舍得卖力气，和“叫驴红”不相上下，可惜又都喊在节拍以外。就这样，他拿着米票回村，在沟口上碰到熟人，还要洋腔怪调问路：

“郎个老乡！到郎个青石沟啥子走法？”

他妈怕他挨揍，忙劝：

“九小！你少俦一点儿吧！看你老子收拾你！”

不料，他更俦了：

“老子八路军郎个四川话难以更改的罗！”

他爹一烟袋飞过去，他指头缝里渗着血珠儿捂了脑袋叫：

“妈妈呀！我的亲爹呀！打下人命了呀！”

“四川话”落荒而逃。

直到解放战争，大征兵，他才总算抬了担架随大军一直打进太原府。进了城，别人都急着回乡种地，他拍着胸脯找上级：

“郎个老子革命到底！”

结果，九叔竟然在省府太原当上了一名警察。所以，村子里就传开来一句顺口溜道：

青石沟出了三大怪：
于金根桃张九拽。

三大怪之“怪”，是精怪之怪。意思是讲料定不能成事的人物偏偏成了事。九叔砍柴都寻不回村子来，偏能做了警察，这还不是成了精怪！其他二怪故事多多，按下不表。单说张九拽。

九叔在太原府当了警察，听说管着好几里长的一条马路。马路是油漆的，不会走的人上去就得栽斤斗！真假一时莫辨，而九叔在双挂号牛皮纸信封里给家中十万八万的寄回票子来了。老太太使上了黑洋缎的新裹腿条儿，上面贴着纸片儿还印了金字！老太爷不年不节的，竟割了半斤豆腐！声名雀起。媒婆人伢子穿梭往来。那年月刚刚颁布婚姻法，妇女解放争自由。结过婚的打离婚，没结婚的有一套时兴口号新鲜词儿：

海昌蓝，蓝格盈盈，
枣儿红，红格登登。
一军二千三工人，
死也不嫁老农民！

小伙子再精干，背日头欺负土坷垃，弄不来枣儿红裤子并海昌蓝袄，那就戳起你的光棍儿吧！看中了九叔能管理好长的油漆马路，更看中了那蓝盈盈兮红登登，九婶嫁进青石沟。

九婶就是小艾。

小艾一进青石沟，一沟年轻后生的眼珠子绿了两半沟。吓！真是驼锅子穿皮衣，赖汉娶好妻。一朵鲜花插上了牛屎

堆！看见这么能掐出水来的一苗菜独守空房好孤单，都想施点好心去做做伴儿。单怕那警察张九拽。听说那糊油罐着实今非昔比，叫人横走不敢直走，叫车倒开不敢顺开，手持警棍还有权随便打人！咽得几番口水，强压下那非分之想。实在难耐的，房前屋后吼几句爬山调儿：

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，
心上的妹子是人家的人！

荞麦开花碎格纷纷，
谁知你有心没有心？

东山上砍柴我朝西看，
妹子你就关在那四合院。

黑门扇钉满黄铜的钉，
一根根钉在哥哥的心！

唱了几天，先是从院角堆柴旮旯传出低低的曲儿来：

坐上了锅锅上下了米，
捎带上抱柴我也瞧一瞧你！

下米我下进了脸盆子，
狠心的你不来串门子！

想不到这新媳妇敢应声，唱得还这么好听！

新媳妇头一回上官碾上碾面，远离开公公婆婆，小曲儿唱得更欢势：

碾轱辘绕的是碾盘心，
妹子我想的是心上的人。

不但嗓音好听，叫人称奇的是她能见什么唱什么：

扫碾的笤帚七个齿齿，
叫妹子等你到几时时？

筛面的箩子滴溜溜圆，
咱们俩团圆在哪一年？

柳条子簸箕牛角角弯，
簸几下我来瞭你几眼！

一唱再唱。四合院里热闹起来。警察虽然厉害，大家却都看得分明：那糊油罐远里三千且不说，就打上守家在地他也管不住这婆娘。这婆娘性子花着哩！

果然，不出半年，九婶就交上了好多朋友。交朋友也叫揽相好。说白了就是搭伙计。青石沟早先有个风流女人“金皇后”，因为交的朋友多，另外荣获一个绰号叫“大轱辘车”。大轱辘车才载几个人？鬼子来的时候不少人是见过汽车那新式家俱的啦，九婶载人更多，于是荣膺“汽车”名号。

一年半载，九叔回来探家。村口上晒太阳抓虱子扯闲篇的老汉们就打招呼：

“老九哎，你回来啦？”

九叔倚声倚气地答：

“这个龟儿子气候真他娘的温度！——郎个老子回来啦！”

又问：

“你在省府干事业干得发财吧？”

又答：

“咦？你们不懂政治水平，没一个穿苏联花布的！——托福拜寿大家，郎个老子月月到头开心（薪）开肺！”

他这么着三不着二的一来，有人就上了火药，再问：

“听说你还能管得了汽车啦？”

再答：

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。太原市是共产主义早日来到！——管汽车？那是自不然的！”

还问：

“那汽车载人多吧？”

还答：

“多拉快跑，和时间跑步！——汽车载人那是茂盛！少说也充满三四十口！”

老汉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九叔也哈哈大笑起来。九叔甚至散一排子一千一百元一盒的金枪牌香烟。村口上好不热闹！

这当儿，早有眼尖腿快的奔四合院去报信儿。九婶的朋友从容撤退。梁园虽好，此刻决非久恋之家。

3 交朋友，搭伙计，串门儿，翻墙头。这种事古来就有。古来的事没见过，有古书。山里人少认字，懒读书，却看得懂古装戏。说书唱戏，给人比喻。戏剧来源于生活，生活却又仿效戏剧。

比方那《红鬃烈马》，也叫《彩楼配》。丞相的女儿千金小姐尚可以在彩楼上自选情郎，看中了谁就要谁。王宝钏眼力好，投掷技术也纯熟，方才挑中了那始而《别窑》、终而《登殿》的薛平贵。比方那《十八相送》、《楼台会》，大家闺秀祝英台获准到外地去读书，和那书呆子梁山伯一路上拉拉扯扯、卿卿我我，多够味儿！看戏的老少爷们儿个个恨不得自己便是那梁兄，而自己决不会那么憨呆。至于公子落难、小姐赠银、丫环牵线私通、奶妈相随私奔，多不胜数。

九婶小艾交的朋友多，年轻人们踢破门槛，翻坍了墙头。交朋友少而甚或交不到朋友的女人们，嚼嚼舌根子，诅咒一回镜子而已。最难侍候的老者们唾儿口，戳一回脊梁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人人都打年轻时过，哪个没动过贪花的心？或者有贼心而无贼胆，或者家有胭脂虎管得严。如今俱都老迈，落得羡慕后生家。唯有近支血族，于礼法不兴去翻小艾墙头的，见别个去翻墙的就动了公愤。咒骂已久，酝酿成熟，策动九拽他爹滋事。族长锁爷被定成富农，扒了虎皮，但话头儿还有余威：

“我说老弟，你家开着骡马大店，还是办了官中茅房？什么牲口都兴进去横踢顺咬，谁也能来吐唾拉撒？你也差不多点吧！是光彩？还是好看？”

老太爷却不是糊油罐。媳妇是有点花花草草，却是个耙子手。朝里刨掙不往外捣腾。孝敬公婆、打里照外，推得大磨、

碾得细面，锅头好茶饭、炕头好针线，这样的媳妇哪儿去找？又没说和九拽打离婚。万一逼急了，九拽那一桶浆子爹清楚，过了这个村怕就再没这个店。实在抗不过舆论去，公公又不兴和儿媳过话，转弯抹角透风给亲家翁。这种事知道亲家翁也管不了，不过走走形式，遮遮众人耳目。

恰好九拽回来探亲，通知了亲家翁。正当五月间，青石沟没有老爷庙，但头年收成好，专要搭台唱一回磨刀戏。请亲家翁来瞧瞧咱的草台班也是待客大礼。亲家翁刚进村，十字街人摊儿上九拽正大讲抗美援朝：

“美国佬？鼻子太着哩！太原市我管的那条马路上画着照相机，那鼻子是红的！上头有疤！疤上头还贴着封条！封条打十字！那鼻子你们说有多来大？五寸？不对！一尺？不对！不懂机器瞎上油，你们见过什么？见过你妈蹲着撒尿！——告诉你们吧，我拿警棍比量过：十七棍还出头！还是贴了封条，要不然，那东西见风长！美帝国主义，有的是主意！……”

正吹得山摇地动，丈人到了。九拽认识丈人，而且记得过年没回来，今年的大礼还没给丈人行过。于是，正了正衣冠，在当街上直杠杠地就跪了下去，插烛似的作着朝天揖，扯嗓子嚷：

“老丈人！我这里给你拜年磕头啦！”

一街人笑疼肚子两半街。老丈人羞得一张四排大脸通红。十字街上关老爷显形。唱过一折街头好戏，九拽他爹再不提儿媳的《墙头记》，一个劲劝酒加菜，小心奉赔亲家翁。吃饱喝好，扛了条凳去看戏。

新踩出的准备打夏的场院里，搭好了戏台。荆条篱笆三面围了，顶上是做粮囤的长席条遮盖。台口上悬了四只保险灯。前口没大幕，台子中间横扯一根绳，上面挂两床炕单子，算二

道幕。二道幕又不能自动开合，还得差两个小厮来回跑着拉动。爷爷当年做过打板的鼓师，老人家虽已下世，三伯四伯还顶着草台班的正经角色。我就荣任了拉幕帘的二公差之一。一块炕单子上打着八个补丁，另一块上没补丁却有五大片尿渍印儿。又酸又臭。闹功夫大了也就忘了。开台锣鼓先打头趟。性急的人已经扛了条凳来占场子。二趟锣鼓打着，场院里已是黑压压的满地滚瓜。闺女家们都不坐，结成把子在后场扭来扭去。乌油油的辫子在海昌蓝褂子上滑来滑去地摆动。一会儿又无缘无故地笑，好象鹌鹑丢了蛋。后生们扛着枪，枪口上塞着红布条儿，胳膊上勒了白羊肚子手巾。使剃头刀剃出来的锅盖式分头来回甩，呼三喝六地维持秩序。专去维持那些大闺女，脸唬得挺凶。闺女们就愈扭得好看，笑得声儿愈尖。三趟锣鼓敲得发了疯。青石崖上回声嗡嗡地叫。九拽表现更不一般，使出蛮力将一只碾场的四百斤的碌碡搬至后场，立起来四尺多高。他站在上面舞着一根镰把指挥进场的人流。直到三趟锣鼓熄了火，正戏要开台，他还不肯下来。开了戏，他也忙得顾不上看。眼珠子转得陀螺似的，监督全场动静。他还真有点儿警察捆爹公事公办的派头，一会儿指点老丈人：

“我说老丈人！你把脑袋往东偏点！你挡住后边三板筋家隔壁的四货啦！”

老丈人怕人笑话，不和他对台词。他爹嫌他冒傻气，回头喝止：

“九小！人家都听戏哩，你少说一句吧！”

他将镰把劈空一指：

“爹！我现在执行公务，公共场所，禁止你发表！——你把左肩压低点，没有中朝人民团结紧！你是个

